

后浪出版

# 壹玖壹壹

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

刘香成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

# 壹玖壹壹

刘香成 编著

 后浪出版公司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壹玖壹壹 / (美) 刘香成编著. -- 2版. -- 北京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3.5

ISBN 978-7-5100-6125-7

I. ①壹… II. ①刘… III. ①辛亥革命—史料—画册 IV. ①K257.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1503号

中华世纪坛·百年系列

CHINA SHIJITAN · CENTENNIAL SERIES



此书出版由中华世纪坛艺术基金会赞助, 谨此致谢!

## 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软精装）

编著者：(美) 刘香成      筹划出版：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吴兴元      营销推广：ONEBOOK  
责任编辑：董良 云逸 马春华      设计排版：Di      装帧制造：墨白空间

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版人：张跃明  
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 100010）  
销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毫米 1/16  
印张：25.5 插页 4  
字数：227千  
版次：2014年7月第1版  
印次：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84488980-105）

读者服务：reader@hinabook.com 188-1142-1266  
投稿邮箱：onebook@hinabook.com 133-6631-2326  
购书服务：buy@hinabook.com 133-6657-3072  
网上订购：www.hinabook.com（后浪官网）

ISBN 978-7-5100-6125-7

定价：298.00元

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

# 壹玖壹壹

刘香成 编著

 后浪出版公司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壹玖壹壹 / (美) 刘香成编著. -- 2版. -- 北京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3.5

ISBN 978-7-5100-6125-7

I. ①壹… II. ①刘… III. ①辛亥革命—史料—画册 IV. ①K257.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1503号

中华世纪坛·百年系列

CHINA SHUITAN · CENTENNIAL SERIES



此书出版由中华世纪坛艺术基金会赞助, 谨此致谢!

## 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软精装）

编 著 者：（美）刘香成      筹划出版：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吴兴元      营销推广：ONEBOOK  
责任编辑：董良 云逸 马春华      设计排版：Di      装帧制造：墨白空间

出 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张跃明  
发 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 100010）  
销 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毫米 1/16  
印 张：25.5 插页 4  
字 数：227千  
版 次：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84488980-105）

读者服务：reader@hinabook.com 188-1142-1266  
投稿邮箱：onebook@hinabook.com 133-6631-2326  
购书服务：buy@hinabook.com 133-6657-3072  
网上订购：www.hinabook.com（后浪官网）

ISBN 978-7-5100-6125-7

定价：298.00元

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

# 壹玖壹壹

天意之昭彰証人心之響應自廣西起義以來所到之處抗

王師者前徒倒投順之戈凜

天威者聞風喪妖人之膽茲建

王業切誥蒼生速宜敬拜

上帝毀除邪神以獎

天衷以受

天福士農工商各力其業自諭之後爾等務宜安居桑梓樂守

常業 聖兵不犯秋毫羣黎毋容震懾當旅市之不驚

念其蘇之有望為此特行告諭安爾善長布告天下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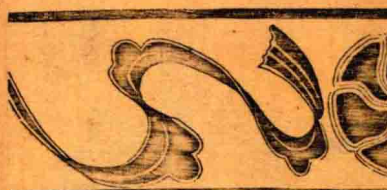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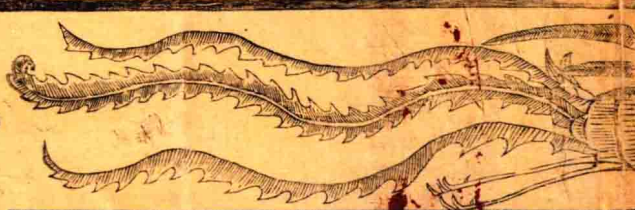
曉萬方各宜遵遵毋違特諭

太平天國



初十日

誥諭





# 真天命太平天国

禾乃師贖病主楊  
左輔正軍師東王蕭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 為

誥諭四民各安常業事照得

天意既定人心宜從

天既生

真主以御民則民自宜傾心而向化慨自胡奴擾亂中國  
以來率民拜邪神而棄

真神叛逆

上帝倡民變妖類迥非人類觸怒

皇天兼且暴虐我黎庶殞害我生靈肆銅臭之熏天令斯文以  
掃地農工作苦歲受其殃商賈通往關徵其稅四海傷  
心中原怒目

本軍師奉

天命之用休不忍斯民於塗炭創義旗以剿妖胡興

王師以滅魔鬼乃郡縣所經如行時雨旌旗所指猶解倒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初一（公元 1853 年）

太平天国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太平天国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朝贵致四民各安常业诰諭（太平天国把东王的命令称为“诰諭”）。

澳大利亚堪培拉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Canberra, Australia）





# 目录

刘香成	通往一九一一年 的动荡之路： 一部看得见的历史	008—015
周锡瑞	一九一一： 从大清帝国 到一个世纪的革命	016—025
黄克武	辛亥革命 是怎样成功的？	026—033
张海鹏	革命，共和， 是推动辛亥革命 发生的动力	034—041
刘香成	第二次鸦片战争	042—123
一八五六—一八六〇		
一八九四—一八九五	甲午战争	124—173
一八九八—一九〇三	义和团运动	174—239
一九〇四—一九〇五	日俄战争	240—283
一九一一	武昌起义	284—333
一九二二—一九二八	军阀内战	334—387
致谢		400—401
摄影家索引		402—403
参考书目		404—405
引语注释		406—407
出版后记		408



# 通往一九一一年 的动荡之路： 一部看得见的历史

刘香成

如果说这些照片仅仅是外国人用有色眼镜将中国人视为『异国情调』的证据，则失之简单。它们铭刻着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集体记忆，让人洞见前人文学作品或集体话语中抽象表述的『百年屈辱』。有关这个话题的论著非常多，本书则用摄影来全面『视觉』描述，努力成为最完美的一部摄影史。

我着手用影像为辛亥革命做编年史，心中不免惴惴。2011年是武昌起义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随之建立。起义赶走了清朝统治者，但新生的中华民国仍聚居着不同国籍的人，这种状况又持续了好些年。因此，我的研究从一次长途旅行开始：跨越中国大陆和台湾，横穿欧洲和美洲，遍访各地的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从东京到悉尼，从伦敦到巴黎，从洛杉矶到纽约，我看到了数目庞大的原始影像，被珍藏了一个多世纪。



1 周有光：《胡适与陈独秀的分道扬镳》，见《朝闻道集》，第181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2 Robert Bickers, *The Scramble for China* (Allen Lane, 2011), p. 10, 392.

3 Joel Martinsen, "Mapping the Hurt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 posted on December 11, 2008, [www.danwei.com](http://www.danwei.com). 这些国家及组织包括日本（47次）、美国（23次）、诺贝尔委员会（4次）、梵蒂冈、约旦、尼加拉瓜、南非，甚至柬埔寨。

4 Thomas L. Friedman, "Out of Touch, Out of Tim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9, 2011.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知识分子一直关注着18、19世纪帝国主义的遗产。作为后殖民主义崛起的一部分，对殖民历史和经验这个棘手话题的表述屡屡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历史教科书中，较新的有毕可思（Robert Bickers）近著《争夺中国》以及帕特里克·弗伦奇（Patrick French）所写的V. S. 奈保尔（Naipaul）传记。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这种遗产的方法却不尽相同。2011年1月1日，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于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新年致辞中表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记忆犹新。1919年，美国国会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该条约提出将德国在华“领土”和势力范围转让给日本。曾留学美国的哲人和教育家胡适说过一句名言：“哪有帝国主义？”<sup>1</sup>尽管当时他为此饱受抨击，但随着越来越多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邓小平领导的翻天覆地的改革汲取了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营养，胡适的思想和观念在中国大陆日渐复兴。真相是，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中国，直到今天人们所理解的“版本”，长期以来都与西方通常叙述中的中国格格不入。将20世纪90年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理由归结为中国人的受害者意识或民族屈辱感，则失之简单<sup>2</sup>。

中国对《凡尔赛和约》的回应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怒不可遏，遂引发1919年的五四运动，抗议强加于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这场运动标志着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代表着对晚清时期外国人半殖民式在华存在的心态。时至今日，中国对这种存在仍很敏感，一切与中国主权有关的问题都充满了感情色彩：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火炬接力中的抢夺火炬事件激怒了中国的年轻人。一个名叫“Fang KC”的博主在网上检索《人民日报》电子版，发现1946—2006年间有19个国家或组织被批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总计达115次<sup>3</sup>。就像《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屈辱是人类情感中最具威力的，雪耻次之……”<sup>4</sup>

自五四运动以来，“屈辱”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屡见不鲜，常常同时出现，因此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所熟知。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绵延数千年，其间北方的蒙古人和东北的满人曾侵入中原，但几乎未引起屈辱或帝国

主义的概念。事实恰恰相反，倒是儒家学说和汉语最终将非汉族的入侵者同化进“本土”文化。因此，元朝和清朝毫无疑问地被认作是中国的王朝。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于湖北的中心武汉。起义百年之后，本影集构筑了起义发生的动力——“屈辱与帝国主义”——的视觉大背景，并进一步揭示了起义如何加速清王朝的瓦解。若是没有今日中国和平崛起以及代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曾在整个20世纪饱尝受害者意识影响的数代中国人也许只会把这些相片看作“老照片”。然而，本书用于展览并汇聚成册的图像远远超越“老照片”，它们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重要社会生活和事件的视觉记录，是我们的“共同记忆”。其内容包括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帝国宫廷内的场景、权贵和贫民的日常生活，以及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义和团运动、1904—1905年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十年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袁世凯的影像。他未能如愿加冕为皇帝，在其死后中国堕入军阀混战的十年。

为了从当代更广阔背景下考察这些问题，我邀请了周锡瑞（Joseph Esherick）、黄克武和张海鹏等三位知名学者从不同角度观察1911年的革命。通过寻本溯源，他们的观点将帮助我们思考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成败得失以及对百年后中国人的意义。

1839年，法国人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发明了摄影。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启了新时代，随着西欧人到海外寻求新市场、攫取原材料和廉价劳力，摄影作为记录国内外社会的工具也在发展，与历史学家的作品一道服务于上述目标。19世纪晚期，外国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教福音时，摄影起到了不可思议的重要作用。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为那一时期中国历史的丰富影像档案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在欧美，用照片展现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中国及其人民，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重要手段。由此，这些影像作品所记录的历史十分丰富，对于为现今读者描绘旧时岁月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贯比同时代的中国学者更审慎地对待这些历史记录，中国学者和影像史学家近些年才逐渐加入这一行列。

直到19世纪末，西方摄影师都在用镜头记录中国人的“原生态”（native type）<sup>5</sup>，重点展现“中国人的民族特点”。然而，许多照片却是在摄影棚里摆弄完成的，只有很少的在自然背景或家居环境中拍出来。相对于此，表现恐怖的死刑——通常是梟首——以及对“苦力”的执迷都是常见的主题。“苦力”（coolie）一词的出现及使用，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当时对这些人的盛行态度。有历史学者指出，“常见于照片说明中的‘苦力’一词，表明人们在解释这一群从印度、中国去往美国，后又返乡的劳工时是僵化而过激的。从语源学看，这个种族蔑称可追溯至殖民时代的印度，演化自泰米尔语（Kuli）或古吉拉特语（Koli）”<sup>6</sup>。19世纪用各种方法将中国人描绘为“原生态”，以及执迷于死刑或裹脚，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形

5 译者注：“原生态”表明西方人看待中国人时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西方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后，标准化的工业产品充斥于他们的生活。来到中国后，他们看到的是不够整齐划一的物品和自然的生活方式，因而带有某种羡慕的眼光。另一方面，西方人难免带着优越感看待中国文明，认为中国文明是原始的，甚至是野蛮的。

6 Sarah E. Fraser, “Chinese as Subject: Photographic Genr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ush & Shutter: Early Photography in China*, Edited by Jeffrey W. Cody and Frances Terpak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70, 99.

7 Joseph 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London: Penguin Group, 1973).

8 译者注：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耶稣会为天主教的主要修会。耶稣会的利玛窦认为只要不违背天主教的基本教义，祭祖尊孔的行为可以接受。他指定的继任者龙华民虽然不同意利玛窦的观点，但耶稣会总体上宽容对待儒家礼仪。17世纪，当多明我会入华传教后，将“礼仪之争”逐渐由宗教争论升级为政治纠纷。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不断向罗马教廷抗议耶稣会对中国教徒的“纵容”，使得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颁布所谓终极禁令，禁止中国教徒行儒家之礼。这导致康熙皇帝下令不再准许天主教在华传教，而雍正、乾隆、嘉庆时期则采取了较为严厉的禁教政策。

9 Jean Chesneaux, "China in the Eyes of French Intellectual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27, 1987.

10 Matteo Ricci,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translated by Hu Kuo-chu, S. J. and Douglas Lancashire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s Sources, 1985).

11 Hilary Spurling, *Pearl Buck in China*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10).

12 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London: Allen Lane, 2011).

容的“高尚野蛮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sup>7</sup>。

18世纪，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作出有利于多明我教会（Dominicans）的裁决，否决了耶稣会的观点。多明我教会提出，中国人的“信仰”及其实践是偶像崇拜，一切对圣贤或祖宗的虔敬行为与崇拜魔鬼无异。两个世纪前，利玛窦及其耶稣会同仁在有教养的儒者身上发现“共生”关系，提出对帝王或祖先的崇拜并非与基督教精神水火不容<sup>8</sup>。

法国汉学家谢诺（Jean Chesneaux）的观点很敏锐。他写道，从早期耶稣会士、伏尔泰式的法国哲学家或主编《百科全书》的狄德罗等人著作的棱镜中看中国就如同见到海市蜃楼。所有的看法都被抽象，成为法国哲学家和知识分子思考法国时局的理想模型。后者批评法国朝廷为古代政权，“效忠国王”（法国宫廷官员履行的死板官僚制度）。他们也将这一概念安放在中国头上，尽管大部分法国哲学家从未到过中国，也不熟悉那里的现实情况和复杂性。他们从耶稣会士的中国游记中提炼出一套先进的官僚体制，也是由宫廷官员侍奉皇帝，但这些中国官员忠诚且机敏。

于是，中国艺术风格在欧洲宫廷中流行开来<sup>9</sup>。关于明代和清代早期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情况，利玛窦的著录<sup>10</sup>与最新一部赛珍珠传记中的描绘大相径庭<sup>11</sup>。据后者所述，赛珍珠之父传教士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在江苏和安徽农村待了10年，“据他自己计算，共使10个人皈依”。利玛窦努力使精英官员改信基督教，而之后的外国传教士则在穷苦人中传教。

19世纪晚期，在英法两国的军队经海路抵达中国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印度苏伊士公司及其商业代表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发展轨迹。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之所以西方文明在早期取得成功，是因为到1500年时欧洲的几大未来帝国握有全世界10%的领土，创造出40%多的财富；而到1913年帝国时代臻于顶峰时，西方控制了全世界60%的领土，共创造出全球80%的财富<sup>12</sup>。

人们如何感知历史取决于历史如何写成。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英国评论家凯伦·史密斯（Karen J. Smith）最近援引马克·吐温的话，他在回答“为什么我们这么厌恶过去”时说道，“因为它太让我们丢脸了”。史密斯继续写道：“如果历史像马克·吐温说得那样使人蒙羞，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此。同样，170多年来数代中国人乃至当代不少中国人都确信，从19世纪开始

13 Karen Smith, "Monkey King Makes Havoc", *Circle of Animals* (New York: Prestel, 2011).

14 Henry Sender, "Breakfast with the FT: Stuart Gulliver",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5, 2011.

15 Victor Segalen, *Essay on Exoticism: An Aesthetics of Divers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67.

16 Eliot Weinberger, *Oranges and Peanuts for Sale*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09), p.142.

帝国主义入侵者带来的屈辱使他们蒙羞。这是需要纠正的。”<sup>13</sup>

在中国，书写历史是既复杂又敏感的事。2011年初，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央党史研究室连续四任主任历时16年才重修完成1949—1978年的历史。由于这部书并没有提及诸如1960—1962年大饥荒的确切死亡人数这样的问题，可以预见新中国这30年的历史会很快引起热烈的讨论。北京英国驻华大使馆邸中仍然保存着自19世纪起中英两国接触的版画，它们静静地浮在墙上并不起眼，却使人联想起当年英国第一任来华使节马噶尔尼勋爵（1737—1806）在大清帝国宫廷上立而不跪的场景。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是，位于汇丰银行香港总部44层董事长私人餐厅的墙上也曾挂有那段历史的照片和版画，后被悄然撤下。1997年香港主权交还中国，墙上取而代之以昂贵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歌颂中国经济的崛起。一位英国记者不无讽刺地评论说，此举无疑是为了政治更正确<sup>14</sup>。

回顾19世纪和20世纪初直至1911年的照片，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总体上看，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基本是外交官、商人、军火商、冒险者和旅游家这几类人，只有屈指可数的照片是职业摄影家拍摄的。中国及其民众有时被塑造成异国的、粗鲁的，有时把自己描绘为英勇的。1904年，年轻的法国医生维克多·塞加朗（Victor Segalen）驶向远东，在中国和南太平洋度过了不寻常的14年，其间写下《论异国情调》（1951年）一书。在书中，他说“异国情调是差异性的证明”，人总是容易被所有“异国、意外、奇异、神秘等”的东西吸引，“一切都是‘另一个’”<sup>15</sup>。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介绍米奇·爱泼斯坦（Mitch Epstein）摄影作品（史泰德，2006）的书中说道，异国情调是无知的一种类型，因此带来莫名的震撼。进而，“摄影具有文本记录的真实功能，既承载了异国情调，也部分地将其瓦解”<sup>16</sup>。

在后现代世界，对于1860—1905年由访华摄影师或模仿西方同行风格的中国影棚摄影师拍摄的中国人肖像，西方艺术史学家一直持批判态度。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义和团运动和美国国会1882年5月通过的《排华法案》都对摄影负面甚至时常是种族歧视性地表现“中国主题”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照片中的绝大部分拍摄并聚焦于通商港口（广州、厦门、福州、上海、青岛）、欧美租界以及日本军营的生活。在欧洲的图书馆或收藏品中，许多照片档案既包括中国的照片，也包括暹罗（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日





17 Wu Hung, "Inventing a 'Chinese' Portrait Style", "in *Early Photography: The case of Milton Miller*" *Brush & Shutter: Early Photography in China*, Edited by Jeffrey W. Cody and Frances Terpak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69.

18 Joseph Esherick, "The Apologetics of Imperialism",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972), Vol. 4, p. 9.

19 熊月之、马学强、晏可佳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本的照片。

读者朋友可以在本书中看到这种风格化照片的范例。收录和遴选这些照片，为的是能展示西方摄影师如何描绘中国的物与人。中国艺术史学家巫鸿对美国摄影师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 1830—1899，其作品见本书72—87页）的大量照片说明作了巧妙的解构。米勒在摄影棚里聘用一些中国人做“演员”，一会儿扮成满族人，一会儿扮成汉族人<sup>17</sup>。在这些男性旁边，还有一位女性一下扮演妻子，一下又成了妾。每张照片都有详细的注解，给人以满族人或汉族人正襟危坐拍照的错觉，其实很明显是同一中国人穿了不同官阶的清代朝服。

通过这些照片，本书展示了1911年前后各历史事件的场景和背景，描绘了当时的日常生活、社会时事、习俗传统，以及中国第一个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动荡。重要的是，这些照片为当今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的视觉影像，促使人们思考百年之前中华民族的海外形象，彼时中国不曾料到会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说这些照片仅仅是外国人用有色眼镜将中国人视为“异国情调”的证据，则失之简单。它们铭刻着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集体记忆，让人洞见前人文学作品或集体话语中抽象表述的“百年屈辱”。有关这个话题的论著非常之多，我也引用了其中一些作为资料，本书则用影像来全面“视觉”描述，努力成为最完美的一部摄影史。

如今，在评价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时，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知识分子都不仅仅限于谈论其消极方面<sup>18</sup>。诸如上海社科院熊月之教授在《上海的外国人：1842—1849》等书中都提到“帝国主义”的积极影响，例如引入排水系统、城市规划、铁路网络和海关系统等民生成就<sup>19</sup>。

不论是在伦敦的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或英国皇家亚洲协会，还是在馆藏乔治·莫理循（George Morrison）作品的悉尼米切尔图书馆，抑或是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搬出一大部黑色或蓝色影集供我观看，我都深深为之触动。特别是看到这些照片保存完好，还有了电子版本，码放在洁净桌子的特制书架上，我心中尤感欣慰。这不禁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将数套完整的宫廷卫兵制服当作“废物”